

第三十二種

蒙齋室曲話 卷三 卷四

新
曲
苑

冊
八



851.08
52258

8

卷之四



卷之四

菘猗室曲話卷二

清貴筑姚華撰

毛刻籤目

琵琶記

元高明撰。明字則誠。永嘉平陽人。至正五年進士。張士堅榜中第。授處州錄事。辟丞相掾。方谷真叛。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。擇以自從。與幕府論事不合。谷真就撫。欲留置幕下。卽日解官。旅寓鄞之櫟社。太祖聞其名。召之。以老病辭。還卒於家。有柔克齋集。

開場沁園春云。趙女姿容。蔡邕文業。兩月夫妻。奈朝廷黃榜。遍招賢士。高堂嚴命。強赴春闈。一舉鰲頭。再婚牛氏。利縮名牽。竟不歸。飢荒歲。雙親俱喪。此際實

堪悲。堪悲。趙女支持。剪下香雲送舅姑。把麻裙包

土。築成墳墓。琵琶寫怨。逕往京畿。孝矣伯喈。賢哉牛

氏。書館相逢。最慘悽。重廬墓。一夫二婦。旌表門閭。詩

云。極富極貴。牛丞相。施仁施義。張廣才。有貞有烈。趙

真女。全忠全孝。蔡伯喈。沁園春前問答科白。問後房

子弟。敷演誰家故事。那本傳奇。答二不從琵琶記。按

此必是宋元相承舊語。惜三不從之說。無他考證。不

能為之詞耳。

近貴池劉氏彙刻傳奇第一二種琵琶記。是陳眉公評

師儉堂原本。與毛本微有同異。評語無所發明。明人

習氣如此。末附音釋二卷。不知是何人所為。

本傳淨扮蔡婆。陳評云。不宜用淨扮。易以老日為是。

按柔克作傳。尚當渥奇之朝。與眉公相去二百餘年。

劇場變遷不可數計。安得以崑曲脚色律之耶。然因此可以考見老日色由後起。琵琶淨扮蔡婆。猶之西廂外扮老夫人。皆無老日色。明周憲王本西廂如此可證也。第毛刻西廂已易老日。陳又有評本西廂不出色目。習見雷同。無由反證。抑知此猶存古本之舊。而爲劇場色目沿革之曲要耶。老日色疑起崑腔社中。當續考之。

師儉堂本開場問答科白梨園子弟。毛本作後房子弟。按毛刻諸傳多作後房。今俳語沿用。亦曰後臺。安吳包氏（世臣）都劇賦所謂兩門四柱方臺作場臺後連廈是謂戲房是也。兩門卽鬼門道。今語曰上場門。下場門。卽前後臺之界也。後房名目亦起後世。琵琶初變雜劇而爲戲文劇場之制。或猶未備。柔克

原本當以梨園爲近也。

敷演誰家故事。毛刻與師儉堂本皆同。他傳則毛本作搬演。惟此作敷。亦古本舊語之僅存者也。搬亦作般。今語曰扮。疑古今之變耳。

家門問答白云。待小子略道幾句家門。便見戲文大意。此語自來讀者。皆以常語略過。而不知其有關沿革何也。元曲無論南北。皆是雜劇。考其前後。則南戲當先。明祝允明猥談。所謂南戲出于宣和之後。南渡之際。謂之溫州雜劇是也。溫州雜劇。卽是南戲。其劇本卽曰戲文。葉子奇草木子云。劇文始于王魁。永嘉人作之。識者曰。若見永嘉人作相。宋當亡。及宋將亡。乃永嘉陳宜中作相。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。及當亂。北院本特盛。南戲遂絕。據此可知溫州雜劇。始於南

宋盛於胡元。元明之際。正將絕之時。而琵琶諸傳。變而繼起。於斯之時。體格初成名目未立。不必如後世所謂傳奇。姑以戲文稱之耳。然草木子所謂戲文始王魁。是謂南戲。卽温州雜劇。與琵琶諸傳體制不同。不得以其同稱戲文而混合之也。葉所謂北院本。謂北雜劇古院本。但

般演而不唱。亦語同而意異。皆當分別。

明胡應麟莊嶽委談云。今王魁

本不傳。而傳琵琶。琵琶亦永嘉人作。遂爲今南曲首。

然葉當國初著書。而云南戲絕。豈琵琶尚未行世耶。此正胡氏誤以葉所謂戲文與本傳戲文爲一體。而又以南曲爲卽南戲。豈知南戲雖絕。葉殆指温州雜劇。琵琶雖行世。而不在南雜劇之列。故不之及。無足怪也。琵琶僅得云南曲。而不可謂卽古之南戲。然柔克先生之必見古南戲本。又無可疑矣。按祝允明猥

談溫州雜劇下。並云曾見舊牒。有趙閱榜禁。頗著名目。如趙貞女蔡二郎等。亦不甚多。以後日增。今遂遍滿四方。輾轉改益。卽此可見有貞有烈。趙真女全忠全孝。蔡伯喈之南曲琵琶記。以溫州雜劇趙貞女蔡二郎爲祖本。明證如此。而胡應麟又必以元人西廂爲戲文之祖。意謂其變雜劇之妙。舞清歌。而爲傳奇之繁文縟節。且謂高氏又一變而爲南曲。直以西廂爲傳奇北曲之祖。琵琶爲南曲傳奇之祖。誤認琵琶之變。出自西廂。不知西廂五本。亦稱五劇。每劇四折。各爲一本。猶是雜劇體裁。與其他元人之作。全無乖異。後人合爲二十齣。上下兩卷。混稱一本。置之傳奇體裁之中。如毛刻北西廂記本。而西廂始爲不類。胡之所見。殆卽此本。故其說如此。儻見周憲王古本。當

為爽然矣。夫西廂之必為雜劇元人之舊也。西廂之

忽為戲文。即傳奇意在琵琶既行以後。後人援例而變之。

若謂琵琶變出西廂。抑何顛倒如是乎。五劇本西廂。

明人殆不常見。故其時論曲諸家。率據二十齣本為

說。沈德符顧曲雜言亦云。元曲總只四折。自北有西

廂。南有拜月。雜劇變為戲文。以至琵琶。遂演為四十

餘折。幾十倍於雜劇。其見亦與胡同。又胡沈皆以雜

劇與戲文對言。亦猶循本傳舊稱。豈其時尚未立傳

奇之目也歟。

溫州雜劇。據祝允明氏所見有趙貞女蔡二郎等名

目。何以知為柔克所祖。按宋人詩云。斜陽古柳趙家

莊。負技盲翁正作場。身後是非誰管得。滿村聽唱蔡

中郎。明姚福青溪暇筆謂是劉後村句。清朱彝尊夫

靜志居詩話。汪師韓談書錄。謂是陸務觀句。夫

盲詞所唱。與雜劇所演。或即為一事。而雜劇與戲文轉移較近。至中郎之中。當如中婦。意猶二郎也。自二郎變為中郎。伯喈所仕。適與之合。而中郎再變。則雜劇盲詞。已有變遷。然宋人句中所謂中郎。是謂二郎乎。抑謂伯喈乎。二郎果別有其人。則身後是非。語亦可通。不必泥於伯喈。今無其詞。難言之矣。即謂本傳伯喈名沿盲詞。而趙貞女必本雜劇。真貞字雖略變。然有貞有烈。複字必避。不得不如此也。

有朝罵無
雲取

琵琶記假託伯喈。或本宋詞。然元人北劇如連環記。王粲登樓諸本。並出蔡邕學士。殆由野語相傳。別有故實。柔克作傳。亦取其習耳。而青溪暇筆。則云元末永嘉高明。避世鄞之櫟社。以詞曲自娛。見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。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。因編琵琶

記用雪伯喈之恥。國朝遣使徵辟不就。既卒。有以其記進者。上覽畢。曰。五經四書在民間。如五穀。不可缺。此記如珍羞百味。富貴家其可無耶。其見推許如此。姚氏不知果見宋詞否。以予論之。宋詞所唱。寧謂卽蔡二郎。不必爲蔡伯喈也。如謂琵琶爲雪伯喈之恥。然按之本傳。其罵伯喈處。言外殆不留餘地。正如眉公總評。謂純是一部嘲罵譜。二十八齣評謂全傳都是罵。餘俱包藏。此獨真罵。不惟雪恥。反益之罪。矛盾如是。知其語無實據。抑亦道聽而塗說者耳。夫十姨廟記。謬由髭鬟。伯喈孝行。訛以中郎。文人遊戲。何施不可。必求其故。則反鑿矣。惟舊說相承。皆謂託諷。是豈得實。要亦不可知者。因備錄之。

第一 蔡生

唐人小說載說目當細檢之郭中其二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

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

女弟適之蔡已有妻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

能卑順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

藝苑卮言明王世貞元美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

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

郭所載唐人小說見前不錄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

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蟻賢者耶

莊嶽委談明胡元瑞應麟云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

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

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叢子嶠亦顯

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郭所載未如太平廣記之

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

尤詳。其爲微之無疑。然則西廂琵琶二記。一本微之中表。一假思黯女夫。二人在唐。先後入相。當時事業寥寥。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。鬧熱百倍生前也。

誠齋雜記

元周達觀

云。

僧孺有子名繁。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。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。蔡已有妻趙氏。力辭不得。牛氏與趙相與甚歡。蔡後至節度副使。

第二 鄧敞

觚賸

明鈕琇玉樵言觚

云。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

相善。強以女弟妻之。而牛氏甚賢。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。鄧攜牛氏歸。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。結爲姊妹。其事本玉泉子。作者以歸伯喈。

蓋憾其有愧於忠。而以不盡孝譏之也。

談錄

清汪師韓韓門

云。舊唐書載僧孺二子蔚藁。蔚登

太和九年進士第。藁登開成二年進士第。俱仕為

節度使。誠齋雜記所云繁者。疑是藁字之訛。蔚藁

封奇章侯。其名尤著。故玉泉子遂以為蔚。而蔡趙

之姓。雜記尤為符合也。又考杜牧之作牛丞相墓

誌銘。所載五男六女。長男蔚。次叢。次奉倩。二人皆

稚齒。

李珣牛公神道碑亦曰二人未知名

長女嫁上黨苗愔。次嫁范

陽張洙。次嫁常山張希復。次嫁前進士鄧淑。次未

笄。一人始數歲。則鄧淑又是鄧淑之訛。要之小說

所言。其為傳聞。總難取信耳。

莊嶽委談云。蔡為牛壻。絕無謂。而莫知所本。一日

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

云。鄧敞初比隨計。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兄弟。僧孺子。有氣力。且富於財。謂敞曰。吾有女弟。子能婚。當相爲展力。寧一第耶。時敞已壻李氏矣。其父嘗爲福建從事。有女二人。皆善書。敞行卷多其筆跡。顧已寒賤。未必能致騰蹕。私利其言。許之。旣登第。就牛氏親。不日。敞挈牛氏歸。將及家。給之曰。吾久不至家。請先往俟卿。洎到家。不敢洩其事。明日。牛氏奴驅輜橐直入。卽出。牛氏居常玩好。幙帳雜物。列庭廡間。李氏驚曰。此何爲者。奴曰。夫人將到。令某陳之。李氏曰。吾敞妻也。又何夫人焉。卽撫膺大哭。牛氏至。知其賣己也。請見曰。吾父爲宰相。兄弟皆在郎省。縱嫌不能富貴。豈無一嫁處耶。其不幸豈惟夫人。今願一與共之。李感其言。卒同處終身。乃

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。敝後官至秘書。職位恍惚類豈。

第三 王四

留青日札著名倭檢云。時有王四者。能詞曲。高則誠

與之友善。勸之仕。登第後。即棄其妻。而贅於太師

百花家。則誠悔之。因借此記以諷。名琵琶者。取其

四王字為王四云耳。元人呼牛為不花。故謂之牛

太師。而伯喈曾附董卓。乃以之託名也。高皇微時。

嘗賞此戲。及登極。捕王四。置之極刑。

靜志居詩話清朱彝尊竹垞云。世傳琵琶記為薄倖王四

而作。此殆不然。陸務觀詩云。斜陽古柳趙家莊。負

鼓盲翁正作場。身後是非誰管得。滿村聽唱蔡中

郎。是南渡日已演作小說矣。

第四 蔡卞

兩般秋雨庵隨筆一清梁紹壬應來云。高則誠琵琶記相

傳以為刺王四而作。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

余云。此指蔡卞事也。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。故人

作此以譏之。其曰牛相者。謂介甫之性如牛也。余

曰。若然。則元人紀宋事。斥言之可耳。何必影借中

郎耶。先生曰。放翁詩云。身後是非誰管得。滿村聽

唱蔡中郎。據此則斯劇本起於宋時。或東嘉潤色

之耳。然則宋之琵琶記為刺蔡卞。元之琵琶記為

指王四。兩說並存可也。

按宋人蔡中郎盲詞。不必即名琵琶記。應來以意

斷之。非事實也。

綜之。上列諸說。蔡生鄧鄙蔡卞。皆以後人詠古事。不

琵琶為韻
世之作